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同治三年甲子六月癸酉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據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明通呈報正月二十七日據俄羅斯楚爾海圖卡倫小瑪爾爾阿里克三達爾前來告稱俄羅斯伊完等六人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外捕牲越界捕殺黃羊一隻因天晚在閒教富前頭等家存宿被賊竊去驢馬三匹曾許卡兵那蒙阿等四歲牛一隻求為代找並曾給羊二隻仍未找獲等語等以竊關俄人越界捕牲該卡官兵有夫察容隱情事必須嚴密究辦當即剴飭該總管明通緝獲偷竊馬匹之卡兵那蒙

阿色清額、英哈拉等解部。督率刑司各員逐一嚴訊。緣那蒙阿係呼倫貝爾正紅旗索倫甲兵。同治二年十月間。那蒙阿與同旗甲兵色清額、英哈拉等。跟隨曉騎校交通。阿值守額爾得呢托羅輝卡倫。是月十八日。色清額那蒙阿向交通阿告。做二十五日下晚。俄羅斯伊兒等六人。背槍騎馬。到那蒙阿解居卡兵朱朗阿。聞散富甯額等家分位。後有色清額與英哈拉。同到那蒙阿家閒談。那蒙阿起意。說俄羅斯人等。係越界偷捕之人。若將其馬匹偷竊。責錢俵分。伊等不敢控告。是夜前往朱朗阿等家。將俄羅斯伊兒等騎馬偷竊三匹。英哈拉分得馬一匹。折還大利。疏

猶民王九成欠債。乞清額分得馬一匹。折還開散巴里未
或華債。那蒙阿分得馬一匹。暫留幼丁嘎勒桑家餵養。均
未向告知竊情。二十六日。伊完我向那蒙阿訴說被竊情
由。求代找被竊之馬。如能找獲。許給四歲口牛一隻。若尋
我不獲。仍給羊二隻酬勞。旋經俄羅斯瑪爾爾向巡卡總
管巴勒丹多爾濟處呈控。將該三犯拏獲。質之開散巴里
未。感商民王九成。幼丁嘎勒桑等。供認均不知竊情。查理
落院俄羅斯事例。內載凡各卡倫如有未帶軍器行竊者。
當時拏獲。鞭一百示眾。其所竊馬匹牲畜物件。給討事主
外。初次一倍罰取五倍。又俄國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查

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遇有牲畜。或自逸越邊界。或被誘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跡示知卡倫官兵。其係逸越尋獲者。或係被擒。查出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贓定罪。不管賠償。又刑律內載。竊盜已行。而但得財。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又例載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案件。俱照盜牛例治罪。又盜牛三隻。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各等語。此案若援照理藩院事例。一倍罰取五倍。最與續增條

約不符。此後遇有案件。恐致兩歧。那蒙阿色清額。莫哈拉等。均係坐卡甲兵。於俄羅斯等越界。並不加意稽查。復膽敢偷竊。實屬不知法紀。應即革去馬甲錢糧。銷除旗檔。可。否照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各照本國法律計贓定罪。不。管賠償。按照律例。將那蒙阿照為首盜牛三隻例。擬枷號。四十日。杖一百。色清額。莫哈拉等為從。減一等。各擬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嚴議示。覆達辦。其額爾得呢。托羅輝。卡倫。坐卡之駝騎校。愛通阿。內因爾。畢合里。卡倫。坐卡之恩騎尉。額勒登額等。於俄羅斯越界。既已失於覺。

察。又夫察那蒙阿等行竊。並准卡兵搜舉。值守。實屬玩懈。已極。應請

旨將馳騎枝受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那蒙阿等所竊俄羅斯馬三匹。並現由那蒙阿名下。追出謝羊二隻。劉飭呼倫貝爾總管明通。派員送交俄羅斯。楚爾海圖。卡倫瑪爾。查收。易換字據。以備存查外。查富寶額。朱朗阿。容留俄羅斯等存竊。以致夜間被竊馬匹。又不報官。實屬不應。富寶額。朱朗阿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以杖八十。俄羅斯伊兒等六名。攜帶軍器。私越邊界。捕獲。亦屬違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該國住京公使。邊界大臣。將伊
宛等按該國法律治罪。並嚴禁所屬之人。不准再行越界。
以敦和好而重條約。

御批。受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貴州田興恕故宮教
民一案。辦理及今。瞬將三載。從前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
疊次請將田興恕。戴鹿芝。趙畏三。論板。經臣等援據中國
律例。力與相持。比及柏爾德密到京。疊催。復經臣等執持
中國罪犯邊

恩減等定例。再三曉譬。始據聲稱田興恕。雖本年革職。等語。聞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臣等當以
事有轉機。奏請

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田興恕查提到省。照
例羈禁。仍由蔣崇光。張亮。等在黔東公查辦。按律定擬等
因。於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奏

准行知在案。乃田興恕不知何時。募回原籍。湖南巡撫惲世臨。並
不詳查。遽有留辦。鳳見防務之請。本年二月十二日。欽奉
諭旨。將此案前後辦理一切情形。詳細

諭知。令該撫將田興恕押解入川。聽候查辦。茲送其平日相信之
人。密告以朝廷曲全之意。仗之知感。知懼。帖然就道。

聖旨委由周詳。無微不至。憚世臨宜如何悉心體會。一一遵奉施行。乃比及奏到。於密告曲全一節。一則稱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服。委員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再則稱湖南在省官紳。盡無田興恕親信之人。是緊要關鍵。憚世臨竟未密傳田興恕知曉。及至續行奏到。仍未據報田興恕由楚起程確期。是憚世臨奏留田興恕在楚。辦理甚速。遵

旨。催令田興恕赴川。辦理轉遞。復於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以憚世臨前奏田興恕有二月十六日起程之說。何以至今尚無就道確期。并告以當此事有轉圜之際。豈容該革員

遞延不前。致生枝節。此外如二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東章。章。

上諭一件。三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東章。勞崇光。張亮基。譚世臨。上諭一件。無不。

指示詳明。委婉周至。乃至今距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最後之期。又兩閱月。不獨四川崇實。駱東章。並無奏報。提到。田興恕信息。蓋湖南譚世臨。仍未有奏報。田興恕由楚起程。確期實屬不成事體。田興恕驕侈荒淫。貽誤軍務。疊被彈劾。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轉因牽涉外國。曲予矜全。以維體制。

聖諭周詳。該將軍督撫等自應敬謹體念。乘此機會。妥為設法。迅
速完結。以維大局。臣衙門辦理此件。連年以來。實已舌敝
唇焦。智盡能索。尚得有此轉機。現在該國使臣柏爾德密
尚覺可以理喻。計其到京已逾一載。轉瞬更易。設或如哥
士者輩復執論抵之說。將更何從措手。該將軍督撫等儻
再彼此觀望遷延。坐失事機。馴至翻異前議。大為決裂。既
陷該革員等以重罪。又於

國家體制。大有妨礙。不得謂非觀望遷延者之咎也。相應請
旨飭下崇實。務秉章。蔣崇光。憚世臨。張亮基。恪遵歷次欽奉
諭旨。迅即妥籌。剋期完竣。毋再稍延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日
久未結。請旨飭催一摺。教民一案。前經總理衙門。與法國住京
公使再四辯論。稍有轉機。疊經諭令崇實。駱秉章。將回興怒羈
禁在川。一面由勞崇光等。在黔辦結。嗣據惲世臨奏。回興怒已
回原籍。並請留辦。風見防務。當經傳旨嚴行申飭。諭令該撫趕
緊派員解赴川省。並令將朝廷曲予矜全之意。密為宣示。乃旋
據惲世臨覆奏。並未將曲全一節。設法晚諭。亦無押解起程確
期。復經寄諭嚴催。迄今又閱兩月。仍未據奏報起程。惲世臨於
疊奉密諭詳示之件。竟未能悉心體會。迅速遵辦。一味顛預。速
就。設因日久稽延。致此事另生枝節。總由該撫冒昧糊塗。將已

成之事。收壞決裂。自問當得何罪。著該撫恪遵前旨。迅飭委員
呂鳳藻等。押令田興恕。剋日起程。不准再有遲延。崇實。駱秉嵩
仍著派員迎提。俟到川。羈禁後。迅速馳奏。一面飛咨黔省辦理。
勞崇光。張亮基。侯田興。起到川。即將此案趕緊辦結。案關中外
交涉。當此事有轉圜之機。斷不可稍涉因循。致貽口實。該將軍
督撫等務各懍遵。疊次諭旨。迅籌妥辦。儻再觀望遲延。致令頓
翻前議。貽誤事機。屆時該將軍督撫。縱欲顧全大局。不知何從
措手也。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三月十四日。據鎮
白旗蒙古步軍校松壽等稟報。據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

官房內居住之本旗步軍校雙興街門西邊有一外國人
因傷致命。已被英人抬去等情。到臣衙門稟報。臣等當以
事關外國命案。無論因何故釀。總須立即往查。豫杜將來
狡執。即經臣文祥。臣崇繪親往該處查看。雙興街門檐下
存有血跡。住房門窗均各損壞。揆其情形。係該外國人闖
入雙興住屋。旋經被傷。至街門外身死屬實。正查詢間。據
英館總譯官柏卓安來署面稱。傷死英人名啞味。係十四
日夜間之事。如果地面官當時告知該館。該英人尚可望
救。其志竟欲誣過於地面官。臣等悉以中國律例。晝夜入
人家者。本係格殺勿論。地面官遇有事件。例應先報本管

上司不能通報外國公館。此係向例如此。該總譯無可置
辦。惟云無論如何辦法。總宜將兇手究出。方有著落。臣等
當派本衙門章京茂林。將雙興之妻王色步軍校松壽。及
看街兵傳至總理衙門詳訊。據王氏供稱。二月十三日晚
氏夫在外上班。氏帶同女兒睡覺。五更時聽見有人入門。
勢將用強。氏即喊叫。其人跑出。即聽外面打鬧。不知均係
何人。天明時。聞看街人云打傷外國人等語。據松壽供稱
十四日黎明。據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第四層官房內居
住之雙老爺衙門西邊。有一外國人被人打傷躺臥。殿前
往查驗。該外國人旋即身死。隨有外國一人。自稱英國府

白大老奮令人將屍身抬去。餘不知情等語。據有衛兵供稱。十四日黎明時。遠遠聽人喊嚷。找王金魚胡同。見西段第四層官房。有一人係外國模樣。躺臥。頭上。手上有傷。隨即到廳回稟。別的事小的不知各等語。臣等隨飭章京成林。帶同東城正指揮李源。前往英館相驗。該英人頂心頭。顛左臂左手左腕。均有刀傷。委係因傷致命等因。查英人噬味。夤夜入雙興住屋。本屬不合。無論被何人刀傷致死。實屬禍由自取。原可置之不論。惟該國使臣懇欲確知何人下手。曉曉執辨。並據送來照會。仍係歸咎地方官不早到該館送信。以致不能及早醫治。因流血過多身死。臣等

辦給照復。復申前說。告以中國地方官。遇有事故。應先報
該管上司。嗣後遇有此等之事。應令一面照例報總理衙
門。以便轉達各館。並令嚴禁館人。勿再擅入人家。自無此
事。前使臣卜魯士臨行時。復提此事。若不將兇手拏獲。不
但回國無以復命。且恐日後再有此等事件。臣等尤其查
拏兇手。惟不能論抵。亦不能限以時日。復辦給照會。告以
現已行文步軍統領衙門。傳知各地。嗣後遇有軍民不
得已格傷外國之人。務須就近與各館送信。並將行步軍
統領衙門原咨。暨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刺案。鈔給閱看。卜
魯士始無他議。旋即起程回國。威妥瑪到京後。尚未提及

此事將來卸或不免稍有枝節。大致總以中國定例。責成無故入人家。如被格殺。從不議抵力與之爭。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拏獲偷竊俄羅斯馬匹人犯。審明定擬。並請將失察各員。交部嚴議一摺。奉

旨。愛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那蒙阿等三犯。俄羅斯伊完等六人。越界捕牲。起意糾同偷竊馬匹。那蒙阿並誣稱代我。受謝羊隻。經該瑪爾爾在總管處控告。該將軍於訊明後。飭將所竊馬匹。

及詎騙羊隻。如數追出給還。所有那蒙阿等三犯。自應按
照中國律例。革去馬甲錢糧。銷除旗檔。分首從擬以枷杖。
方與條約相符。毋庸援照理藩院罰取五倍事例辦理。以
免紛歧。其容留伊完等存宿之富甯額。朱朗阿。經該將軍
照不應重律。擬以杖八十。亦應如所擬辦理完結。除由臣
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伊達界大臣。將伊完等按
該國法律治罪。及原奏失察俄羅斯越界。並卡兵行竊之
驍騎校愛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現經奉

旨。交部嚴加議處。應由兵部彙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嚴飭坐卡官兵。認真巡察。嚴禁該國人等。嗣後不

得私行越界捕牲。以杜弊端而靖邊域。

御批。依議。

戊寅。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等前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恭錄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九日。欽奉。

上諭二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勘界辦法原摺。先後行令照辦前來。等前准俄國西卷畢爾衙門咨來覆文。仍以等前約其使臣復來塔爾巴哈台會商。係不遵條約。及我國指駁。仍欲爭論占界。又稱照該國議單。以大嶺大河。及帝位卡倫為界。所有卡外住牧蒙古。哈薩克。布魯特。

人眾。應歸該國。並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處。又稱我總理各國衙門。雖有令將邊界事宜。妥為商辦之語。並無令其讓出一二百里之意。此語係奴才等擬給照覆時。擅自添出。至西邊勘界事宜。不能照依原有條約辦理。並令奴才等迅將武照該國議單。指出界址。毫無更改。抑或背約仍堅執侵占不應得之地。咨覆該國。該總督即照奴才等咨覆之語。或派該分界大臣來塔爾巴哈台會議。抑或具奏該國主。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等語。咨覆前來。奴才等詳閱俄人此次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惟既稱前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該國住京大

臣照會內。實有妥為商辦字樣。又有抑或奏明該國主俾辦之言。其或來或不來。既在兩可。則其或讓或不讓。即可相商。今令芽等迅即咨覆。查俾辦二字。已經出自彼口。即可乘此而入。芽等商酌。止可先申明該使臣繕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是以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我兩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准貴總督咨覆。亦稱實有商辦之言。何能即以含混不清之議單。即定界址。貴總督雖稱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地。查該索倫人等牧場田地。皆在夏設及常住卡倫內外。若專以冬夏常住卡倫為界。該四愛曼人等之生計。

無出。豈能甘心忍受。及至邊界議定。前往止界。勢必逞強
攔阻。僕因此致啟爭端。各將謀歸。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
蒙古兩旗人丁。歸順我國有年。向受我國爵俸。今何得謂
非我國所屬之人。若遽被貴國將伊等生計全行包去。伊
等斷不能束手待斃。我國又何能驅令歸服貴國。與貴國
亦無裨益。因有此種種關係情形。即不得不斟酌妥協。始
能彼此相安。方為永敦和好之道。茲本將軍等惟有仍遵
前准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准照貴國議單。並酌量
各該處情形。約貴國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應分之界。
議定後。但能兩國相安無礙。立即換約。俟立界址。本將軍

等不得預為聲明。即希貴總督接見此文。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按照條約。妥為商辦。或貴總督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即可照來文內開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亦應將停止幾年。再為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本將軍等奏明我

皇上。俟屆應辦之年。再行照會貴國。約洙分界大臣會辦。自會議停辦之後。兩國均不得派兵私行侵占。俟何年議定時。再行按界移兵駐守。各保疆圉。未定之前。何國洙出兵隊。在未定分界駐守。即為何國失信等情。已於四月十五日。行該西悉畢爾總督。俟接准該總督覆文。或因有商辦之語。

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誠如

聖諭。若能從緩辦理。再行徐圖補救之計。儘派該分界大臣復來塔爾巴哈台會議。卽係俄人有意。迅速可結。琴等惟有恪遵聖奉。

諭旨。令其讓出各邊卡外一二百里。安置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不允從。其色去之蒙古等部落。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得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日後尋釁。再琴等於三月二十六日。接據巴克圖卡倫專官上瓦謙奏呈報。開齊迪西

頭道河地方。忽來俄羅斯兵隊五百餘名。在彼住紮等情。等當派委筆帖式達渾泰前往查詢。該兵隊已在哈穆爾山根住紮。與其頭人會見。斥以西北疆界未定。何得悉兵來至卡外住紮。俄人云奉我們上司吩咐來此。暫且看守地方。我們並無別意。亦不蓋房等語。查俄人上年原住之地。距卡倫不過五六里許。現在住紮之地。距卡倫在三十里之外。其意不過欲照上年攔阻我巡查卡倫大臣。派坐夏卡倫官兵之道路。若再派員前往驅逐。恐因此決裂。益難措手。但亦不得不暗中防範。除嚴飭該卡倫官不時前往偵探外。並飭兩領隊大臣。仍將前派兵丁。在城勤

加操練。及銜蒙古總管等。帶領兵丁二百名。借遊牧為名。在週城一帶。小心巡查。以備不虞。

御批。該衙門知道。

明珠等又奏。等前派營務章京富勒斐音圖。委營長巴霞二員。帶領哈薩克台吉。分赴南北兩路。履勘各卡以內。有無安置內附哈薩克人眾處所去後。旋據富勒斐音圖回城面稟。查得庫爾喀喇烏蘇一帶。尚有空地。將來可暫安置台吉迪訥雜爾所屬哈薩克人眾。當經具奏。今派查北邊地址委員巴霞回城。據稟自塔爾巴哈台山迤北。直至與科布多邊界之額爾濟斯河。所有各卡住卡倫以內。

向東一帶地方。皆係土爾扈特部落遊牧之地。再向東南。即係綏來縣所屬地方。現有種地民戶。若向東北至額爾濟斯河兩岸。雖有空閒之地。亦甚狹窄。近年以來。內附哈薩克阿吉所屬十二鄂托克之哈薩克。因俄人逼近邊卡。住紮該哈薩克等均徙至彼處暫為游牧。章京告以如准爾等將來遷移此地。能否常年住牧。據該公阿吉等僉稱。該哈薩克人丁牲畜過多。若在此地常年住牧。水草實不敷用。且距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兩城所屬之蒙古等部落較近。誠恐蒙古人不能相容等語。並呈遞回字一件。轉呈將軍參贊大人。懇恩酌給游牧地方。查哈薩克汗爵輝坦

所屬之昂哈薩克向在常住各卡倫以外齊桑淖爾湖岸
東向一帶地方住牧。若許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現
在住牧處所。即為俄國地方。伊等誓死不肯從服該國。稟
求懇恩賞給地方住牧等語。章京即編查東北一帶地方。
卡內實無空閒地方安插。惟有將來與俄使商議。以齊桑
淖爾湖東南岸為界。即可相安。再查該韓坦所屬哈薩克
人眾。面有驚惶不定之狀。詳加諮詢。因韓坦已奉
恩旨。准其承襲汗爵。至今數年。尚未接奉
敕書。又恐允准俄國以常住卡倫為界。我

國實有委棄伊等之意等語。等俟俄使前來商辦時。惟有

竭力令其讓出卡外齊魯洋爾湖等處地方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居其一。即可就此速完巨案。儻該使臣於二者均堅執不允。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所屬人眾。尚可暫為暫就安插。而歸坦所屬之眾。哈薩克。僕求內徙。斷難驅令歸附俄國。如准其遷移卡內。並無空地。土爾扈特。及蒙古等均賴山河水草為養命之源。各有生業。何能容此數千戶失業之人。更難免俄人藉以我國收納降人為詞。辱構釁端。至歸坦承襲汗爵之

款。尚未領給。以致所屬之眾。哈薩克。心疑中國已將該哈薩克等棄置。聲明賭卷錄奉到。仍准歸坦承襲汗爵之

旨。行令輝坦宣示眾哈薩克知之。並飭諭該汗輝坦應領

敕書。俟不日由部頒到。卽行派員齎往。現在派員正與伊等尋覓

閒地。聽候酌給地方。斷不可心存懷疑。致為俄人乘勢請

齊。等俟與俄使會商時。力為爭辯。冀圖挽回一二。至然

境。私在庫爾喀喇烏蘇所屬沙山子地方住牧之哈薩克

人眾。查明實係台吉迪納雜爾所屬之哈薩克。當飭該台

吉速卽收回塔爾巴哈台境內住牧。庫爾喀喇烏蘇領隊

大臣覆稱。前項哈薩克。已於二月初間。全行搬出境外。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奉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恩。自上月十四日。與臣等在公所會晤。一聞條約尚有應商之處。即拂然而去。茲於本月初四日。由在津西洋領事官左欣那。遞到該使自上海寄來照會一件。臣等公同拆閱。內敘各情。多係強詞奪理。而於此等責以不肯換約。並輕視中國兩層。則辯之甚力。不敢自認。未稱情願互換前定條約。是該使自覺前此負氣返棹。實屬無理。現欲亟圖轉圜。已可概見。臣等公同商酌。若即給予照覆。約其復行來津互換。不但示之以弱。且恐該使疑臣等有急於速就之意。不免徇強猶昔。於會商澳門設官之事。仍難挽回。因復給以照會。辯論前次所商。

事件。並非欲更改條約。不過於條約未明晰之處。薄為聲
敘明白。以免日後爭執。總不露出中國欲行易約之意。使
彼不至執以藉口。而又聲明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使彼
無詞呈覆該國主。並煽惑各國公使。如果該使接此照覆。
能廢然思返。再來相求。臣等應即示以寬大。約其來津互
換。至澳門設官一層。自當仍與竭力辨論。將來能否就我
範圍。止好隨時相機辦理。再初六日又據左欣那送來阿
穆恩照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文一件。臣等公同拆閱。
仍係求准換約。並稱即在廣東互換亦可。餘與原文大略
相同。當將原文遞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將不換和約章程責任歸過。在本大臣身上。文內所謂大西洋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互換。並無絲毫勉強之意也。查互換和約章程。兩國派出大臣。彼此商辦和約事務。互相定議。理所當然。但條款內如有偏損之處。必先言明不互換之意。此乃順情之理也。貴國並不以理在心。本大臣早經詳明豫言。勿庸再說。薛崇

大臣前日來寓相拜。比較本月十七日在公所聚集。決為互換和約章程。並無他說。本大臣與貴大臣商量換約時。穿何等衣服。別事無一語也。定意須穿公服。至第二日本大臣公服而去。貴大臣仍是便衣。本大臣回澳。查來文內云。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於兩國有益。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處。自應於未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之處。據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自當會議妥酌而行。查本大臣本月十五日在豫言內已論明此事。諒貴大臣必經細看。若謂特授欽差全權大臣。雖國已遠。而來辦事。無不以己國之指示而行也。或彼國不准所立條款。

或條款與其所指示不符。或與此國有損礙。不必准可也。

同治二年七月

大清國大西洋國所立和約章程。何能如此理論。豈此和約條款。並非在京商定畫押。用總理印為據。

欽差全權大臣崇。在天津並未同商定議而畫押。此樣辦事。並非因政全認知所立條款耳。至於文內云所商之事。與本國並無所損。與本大臣意不合。又云貴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本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而以
此冒險言語。本大臣不以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亦不以和好為念。查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

鐘起。至兩點鐘完。此時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貴大臣題起商量更易條款。而本大臣精細詳
言。既奉全權。只能為互換。不能商量更易事件。本大臣如
此諄言。貴大臣不聽。所言更易之事。當諒其輕重。此更易
乃在第九款。在澳設立官員。均與各國領事官辦理。貴大
臣更易在澳設立中國官。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
乃立海關之意。本大臣聽知駭異。而薛大臣隨說澳門乃
大皇帝之地。應由此而行。貴大臣文內自謂東授全權。換約後可
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
商量於未換之前。本大臣所授全權。為互換大君主與

大皇帝所定立之和約。不能任意辦理。本大臣另奉全權往中國。如此秉權。必於互換之後。方能商量更易等事。具奏大君主批准照行。至云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定約可在兩年之內。與兩國有益。可以方便商辦。並非必守兩年後始能互換。今本大臣代國政明言。原滿擬

貴國到期互換。本大臣既尚未另奉本國旨。情願與貴大臣。或別國欽差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為此照覆。給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覆。內云詳明預言。勿庸再說者。其意須先換約。然後可商易約之事也。而本大臣等並非

欲將條約大為更易。特以約中未盡明晰之處。須於未換約之先。豫為明白商定。方可行之永久。免致日後爭執。致有失和之事。此實一片美意也。況未換約以前。應商之事。即如約內載明所派領事官。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充當。一面又兼貿易。今貴國天津領事。即係寶順行商人。名口亦多。以商人充當者。換約後何時一律設立真正領事。亦應豫為言明。此事當於未換約以前商定。不得謂未換約以前。即無可商之事也。至穿何等衣服一層。本大臣嘗是日係穿袍褂掛珠。並非使衣。本大臣薛保奉命出京之大臣。應穿行裝。後掛忠孝帶兩條。乃是極貴重之服。從

前大臣楊蔭。前在天津。上海。與英法二國大臣辦事。即是穿此衣服。不難一問便知。至於前日回拜。乃係兩國交接之禮。向來外國公使前來中國。彼此往拜一次。均不該公事。此乃向例如此。至約定十四日在公所會晤。先已言明。係是辦事。並非卽以是日為換約之期。若是換約。尚須另擇吉日。方昭慎重也。來文又云。韓國已遠。而來辦事。無不以己國之指示而行。此理中外相同。本大臣等在津與貴大臣辦事。係奉

大皇帝之命而來。自當謹遵本國指示而行。其理同也。其中如何通融之處。要在兩國執全權者之善為商酌耳。來文又云

和約條款用總理印為據。查中國在京衙門大臣雖有執位。而印信則止一顆。至於奉

命辦事。派何衙門之員。即用何衙門之印。前年立條約時。係由大臣恆辦理。恆大臣乃係總理衙門之大臣。故用本衙門之印。條約內有恆大臣官銜為憑。與別位國政毫無干涉也。來文又云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鐘至兩點鐘完。以本大臣更易在澳設立官員。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乃上海關之意。以為聽知該英。查會議係十四日。所云十五日。係屬錯誤。並查第九款內載明

大清國任憑仍設立官員。駐劄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所謂

仍設立者。中國在澳門向有海關。照此次所定之約。既有
仍設字樣。自應仍舊設立。方與仍字相符。並非格外增添。
惟此官是否止收中國船貨之稅。亦須豫先商明。方免日
後彼此爭論。凡此皆是中國美意。而貴大臣以為駭異。殊
令人不解。總之兩國大臣商辦事件。總要和衷往還相商。
如一次不能商妥。不妨另訂日期再議。向來各國大員與
中國辦事。均係如此。若於貴國亦有窒礙。不妨將窒礙情
由。詳細向本大臣等辯論。本大臣等奉有全權。自能酌中
商定。亦斷不肯使貴國有礙。方不負兩國數百年和好之
意。乃貴大臣於公所會議。不過片時。所議公事。只題數語。

其中細情。全未詳細辯論。卽負氣而走。本大臣等與各外國辦事。已歷十餘年之久。從未見有如此行徑。今貴大臣既以尚未另奉本國旨諭。情願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惟當將約中未盡事宜。商議明白。免致換約之後。再有辯論。庶可永敦和好矣。希貴大臣將本大臣等五月十七日照覆。及此次照會。詳閱裁酌。第一通融妥辦之法。卽日見覆。早為商定。仍照原定限期内換約可也。

薛煥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前月到津。懇請議立通商條約。均經臣等據情具奏。欽奉寄

諭著薛燠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旨一道。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等因欽此。臣等謹查所奉

諭旨。有該國字樣。恐該使見之。銜舌。並臣等姓名之上。未有職銜。亦慮其因此生疑。於商辦之事。不無窒礙。因公司商酌。於備給該使閱看。

諭旨內。謹將該國二字節去。並欽遵寄諭。照案鈔錄。復按照大西洋成案。所奉

上諭內。臣等職銜。損出欽入。以免別滋疑竇。該使瑪斯果於上月二十一日前來拜謁時。先將伊所奉全權憑據。照譯鈔錄。

一分送臣等備查。即索看臣等所奉全權憑據。臣等遂將
節錄

諭旨。令其恭閱。該使臣並來另錄一分。文伊帶回。因於次日另繕
一分。交該使祇領。

御批覽。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五月二十二日。軍機處
交出薛煥等奏。西洋使臣阿穆恩。不肯等候換約。遽行回
澳。一摺。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據原奏內稱。該使至欲回澳。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各國駐京公使等語。臣等查

阿穆恩瀕行之時。曾由薛煥轉寄臣等預言明一書。大意言該使前來。專為換約。不能復將前定之約。再為更改。因而決然舍去。實則阿使此來。所欲要求中國之事甚多。初到天津。即據向崇厚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明知此事萬難商辦。不過藉此以為嘗試地步。迨薛煥到津。將澳門設官一節。與之商酌。彼知中國業已識其詭謀。頓失所恃。不得不廢然思返。其預言明一書。該使致薛煥等照會內云。已將預言明照會住京各國。是其狡詐情形。已可概見。且等公同商酌。該使既照會各國。臣等自應將其回澳情形。照會各國知悉。但該使預言明書內。言及上年臣等

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一語。若不給予照覆。仍恐該使回澳之後。肆其美鼓。以為中國豫有不與換約之意。臣等因查上年六月間。臣等給予該國照覆內。曾直言中國與西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是此事早已明言。所有取益防損各節。自應由

欽派換約大臣與之商酌妥善。況阿使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自更有可商量易約之權。因將此意於五月二十日繕一照覆。寄至天津。交崇厚轉文西洋領事官。左欽那轉寄阿使查收。次日即繕給各國照會。現在英法二國。已有照覆前來。謹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

欽差大臣蘇由天津轉寄到貴大臣預言明一書。當經閱悉。恭查
我

大皇帝飭我

欽差大臣。前赴天津辦理條約。原因條約未經互換。以前內有取

益防損之事。理應商辦妥善。並非據有不換約之定意。至

貴大臣所言。去年本衙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

一語。又云此事先未明言等因。本衙門查去年六月給貴大臣照覆內。曾直言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是此事早已明言。貴大臣一查本衙門去年照會便知。今貴大臣保貴國欽差大臣。辭兩大臣。保中國。

欽差大臣。本衙門去年六月照覆內。既已明言。未能互換。此時自應將取益防損之事。商辦妥洽。貴大臣照會內云。互換之後。本大臣既授全權。以為辦理換約之事。並是大西洋欽命全權大臣位中國。可允商量易約之事等語。貴大臣既保貴國大君主授以全權。原為隨時可用其權。以保修約。永遠妥善。並非令貴大臣無權。勉強換約。不顧日後能否。

妥善也。况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更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為此照覆貴大臣。即希貴大臣細思當初彼此立約之美意。將條約未盡妥善之處。公平辦理。方與貴國大君善授貴大臣以全權易約之意相符也。為此照覆。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因大西洋國全權大臣阿公使來津。與中國互換和約。經本衙門奏明。我國

大皇帝派薛兩大臣會同阿公使豫商一切。以期妥善換約。昨據阿公使遞到薛兩大臣照會。並附預言明一書。內有將此

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登時要司澳門等語。煙嶺兩大臣照覆在案。因思此事係中國與大西洋換約。原本使煩瀆各國在京欽差大臣。但西洋國阿公使既有鈔錄預言明照會各國住京欽差大臣之語。本衙門應卽鈔錄阿公使預言明一件。本衙門覆阿公使照會一件。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貴親王照會大西洋國大臣阿預言明一件。並貴衙門照覆一件。鈔錄併送前來。本大臣閱悉。

貴國與西洋國現辦之件。何國於理為是。本大臣自不敢擅

定一辭。但因中外各國往來和睦。大小事件。本大臣無不身為關切。此次聞知有歧勢。偏

貴國。不得換約。本大臣深為不擇。惟此一言。容可傳達。為此照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以大西洋國欽差全權大臣阿公使。速有預言。明不服一書。書內聲明為何來至中國。無由照辦所事。故登時要回澳門。並錄此書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是以貴親王亦即錄出所去照覆。及預言明一書。通行照會等因。本大臣多謝貴親王以此知照前來。但

須明告貴親王。現在本大臣職分。應將大西洋國欽差全權大臣阿公使預言明一書。暨貴親王所錄照覆一件。一併寄回本國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接薛煥等來函。大西洋使臣意圖轉圜。復接該使臣照會。並寄臣衙門照會一件。內有廣東互換。並候商量辦理之語。臣等公同酌議。並與薛煥崇厚。往返函商。仍給照覆。告以此次商辦。係於條約內講解。並非於條約有所更改增減。至換約之地。條約內載明在天津互換。如有辨論。儘可在天津和衷商酌等因。寄文薛煥等轉給去訖。續於六月十二日。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摺。接到

西洋使臣照會。意圖轉圓一摺。欽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等因。欽此。臣等查彙原奏所稱各情。與函報臣衙門情形大略相同。除將原奏錄存備查。及天津往來照會。已由薛煥等鈔錄進呈外。謹將臣衙門與該公使往來照會。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七日。接來文所言一切道理。本月十七日。接

欽差大臣辦照會內。業已如此說。當經因覆在案。勿謂耳。越和約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欲商量增減該和約之事。但有與兩國東公廉恥。本大臣無不允從。如

貴國政意允所言。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俟商量辦理。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照覆

為照覆事。同治三年六月初八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和約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欲商量增減該和約之事。無不允從。如貴國意允所言。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俟商量辦理等語。查換約一事。前奉我國

大皇帝諭旨。特派薛大臣在津辦理。薛大臣並非欲增減和約。但須將和約未顯明處。豫先言定。以免日後彼此誤會偏解。即如第九款。任憑仍設立官員云云。所謂仍者。係仍照從前設官之例。在澳門辦理中國稅項。稽查本國及各國遵守章程。此乃條約本有之意。不過再為諒解。明漸定議。庶免日後爭論。至澳門地租。中國均可概置不問也。又如第八款。載明不得派商人充領事官。今貴國竟未遵照。亦當豫為言定。換約後即應改派真正職官。如此兩款。並非更改條約內之本意。亦非於條約內另有增減。貴大臣自當允從。與薛大臣議定辦理。至廣東互換一層。查條約止載

在天津互換。並無他處可以互換之語。未便改易。致與條約不符。況已經

欽派辦二大臣在津商辦。更不敢有違

諭旨。此事既經

欽派全權大臣專辦。現今尚在未換條約以前。本衙門惟願貴大臣仍遵條約。在天津與辦大臣迅即商明互換。償貴大臣尚有辨論之處。儘可與辦大臣和衷商酌可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查川治三年四月初九日。軍機處文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布路斯國遣使北來。由津赴京。呈遞

國書一摺。四月初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於三月十五日。接據大沽委員
稟報。現有布路斯國使臣名李福斯。航海北上。欲由津進
京。據該國領事官來署。呈出該使臣來函。內稱該使臣到
京。欲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呈該國君主國書等因。
並據崇厚玉稱。布國坐來兵船。在大沽攔江沙外。將丹國
商船扣留三隻。聞該國與丹國係屬世仇。各等語。臣等查
攔江沙距大沽海口不遠。無論何國與何國為仇。總不應
在中國洋面報復。致驚中國地方。且外國持論。往往以海
洋距岸十數里外。凡係槍礮之所不及。即為各國公共之

地。其間往來占位。即可聽各國自便。今布因使臣李福斯
初次奉使來京。一抵海口。即在欄江沙外滋事。若不令其
將此事先行解結。卽與會商公事。不但無以折該使臣虛
憍之氣。且恐各國以中國置之不較。將來藉口執此為據。
江沙外各國公共洋面之據。其勢可以無所不為。不可不
就此豫防其漸。臣等正在玉致崇厚辦理間。旋於四月十
二日。接到李福斯致臣等照會。內稱現年本國君主特簡
為欽差入華全權大臣。飭令親齎國書。赴京呈遞。現已到
京。望定期拜謁等語。臣等因卽給予照覆。告以在中國洋
面扣留別國之船。乃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係。該

使臣既係伊國派來。卽應將伊國與中國大有關係之事。先為辨結。方可定期接待等因。臣等之所以先令該國辨結此事者。所爭原不在丹國而在大局。欲藉此以消其桀驁之心。且以辨明此地實係中國洋面。並非各國公共海洋。詎該使於接到臣等照覆後。僅將所扣丹國船三隻。放回二隻。復給臣等照會。內稱該船被本國師船扣留。係屬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萬國律例。准拏敵船之處。並稱此事國家定奪。非其所能干與等語。臣等因其狡辯推諉。又給照覆。告以此次扣船處所。乃中國專轄之內洋。歐羅巴所定軍法。不能強中國

以必知。既為全權大臣。又稱不能干與。茲俟另簡真正有
權之員前來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總須俟此事完結。方
可接待商辦等因。該使知中國於此事所爭甚力。因違向
來住京之布國學士。現充該國總譯官名壁斯瑪。到署謝
罪。並有照會前來。自認咎在布國。仍請定期接見。且等再
三斟酌。准其來署面晤。仍面告以扣留丹船一事。總須先
為辦結。方能以公使接待。該使無理可爭。遠面允趕為辦
結。旋據照會。所留丹船一隻。本國領事。已在天津預備洋
銀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俟本國商議妥當。此船應
屬何人。即將此項交付。並據壁斯瑪先後聲稱。此件李公

使須回國商明。因俄羅斯陸路行走。取道較近。已於五月十二日出京各等因。該使出京後。由該路譯送到照會三件。均為商船在浙閩洋面。被人欺凌。及擱淺等事。願係該使自知失禮。欲抵捨已往之事。藉以抵制。當由臣等行知通商大臣李鴻章。酌量辦理。現據察哈爾都統報稱。該公使行抵張家口。於五月十九日。自雇車輛起身出口。經守口弁兵查驗放行。俟該使商明。再行相機辦理。

御批。知道了。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蒙本國大君主特簡本大臣為欽差入華全

權大臣。飭令親齎御筆圖書。赴京呈進。

大皇帝御覽。以為本大臣奉命之據。本大臣遵即前來。現已到京。希望貴親王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貴署拜謁貴親王列位大臣。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知貴大臣現來中國為全權大臣。業已到京。並定期來本衙門會晤等因。本王大臣查貴大臣係貴國持節之員。自必材能出眾。辦事妥協。凡遇國家交涉事件。諒無不按照和約。持平辦理。惟貴大臣坐來兵船。現在中國洋面。將丹國商船扣留。殊深詫異。查外

國在中國洋面。扣留別國之船。乃係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係。貴大臣既係貴國派來。即應將貴國與中國大有關係之事。先為辯詰。方可定期接待也。為此照覆。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王大臣來文。已閱悉。本大臣奉特派入華。係為辦理和約事件。全權之大臣。更奉硃諭。諄諄示以持平辦理。至於和約內所不載。如有本國所與。

貴國文涉之事。亦自能悉心商辦。惟來文內稱本國兵船。將丹國商船扣留之事。為奪。

貴國之權。殊不可解。查該船原係本國與丹國動干戈之後。

被本國師船嘴喇喇扣留。並扣留該船。係屬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為國律例准擊敵船之處。是以專辦此事之責。竟為我國家定奪。非本大臣所能干與。此係實無可疑之事。即各國住京大臣意見。無不相同。如貴王大臣有不相信之處。尋問亦無不可。至於興動干戈之時。民人未免慘遭此苦。故於扣留商船三隻之後。本大臣飭令船隻內載除係外國貨物。將各國與中國裝運者。一併繳還。並查出有與本國和好國之民船二隻。飭令釋放。因再希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會晤。為此照覆。

論有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所稱扣留丹國商船。係照歐羅巴所定軍法一節。查此次扣留丹國貨船處所。乃係中國專轄之內洋。貴國兵船前來中國。自當入境問禁。不得任意妄為。中國所轄各洋。例有專條。各國和約內。均明此例。貴國和約內。載有中國洋面字樣。較各國知之尤切。何得云殊不可解。至歐羅巴所定軍法。則不能強中國以必知。來文所稱專辦此事之責。為貴國定奪。非貴大臣所能干與等語。查貴大臣既來中國為全權大臣。所謂全權者。係於貴國之事。無不可以作主。今貴國首先違約。貴大臣

不能干與。本王大臣將來何以與貴大臣辦事。或俟貴國
另簡真正有權之員前來。本王大臣方能與之共事。至定
期會晤一層。查中國洋面商船失事一節。係在貴大臣前
到天津。本王大臣未經接待之先。自應俟此事完結。方可
接待商辦一切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布國照復

為照覆事。前接來文。所云扣留丹國船隻。此事之責。本大
臣並無推諉之意。本大臣既奉命入華。為欽差大臣。凡一
切事務。俱應代國行權。惟丹國船隻被我國扣留。咎在我
國。丹國亦不能向中國理論。中國亦無須任其責。本大臣

特為申明。深願將扣留丹船一事。與

貴國辦完。為此再奉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
貴署會晤是幸。

給布國李福斯信

啟者。昨接貴大臣照覆一件。均已閱悉。貴國扣留丹國船
隻一事。本王大臣等所以必欲貴大臣趕為辦完者。緣滋
事之處。係屬中國洋面。中樞政考所載。界限甚明。外國無
論與何國有隙。在中國洋面扣船。即屬輕視中國。所以本
王大臣等不能不向貴大臣理論者。非為丹國任其責。實
為中國保其權。今貴大臣既屢次來文。意欲見面晤談。並

照會內稱扣留船隻。啓在本國深願將扣船一事辦完等因。奉王大臣特先布。定於四月二十八日三點鐘在署相候。卽望屆時前來晤談。將如何辦完之處。妥辦完結。卽可認貴大臣有代國來權之據。以便備文照覆辦事。以敦和好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於本月初十日在貴署所有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茲特照覆貴署王大臣。所有前扣留丹國船三隻。其二隻早已放歸。下餘船一隻。現在亦將入海。本國領事官已在天津據備洋錢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一俟本國

銜署商議妥當。是船應屬何人。行文來時。擬即將此項洋錢一千五百塊交付可也。現在此事已將辦完。奉大臣甚為欣慰。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扣丹國船等語。查貴國兵船在中國洋面扣留列國船隻。實有礙於中國之權。今貴大臣既稱已在天津備償。俟貴國商議妥當等因。仍望貴大臣於商議妥當辦理完結後。即行照覆前來。奉大臣得有實據。以便接待貴大臣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二月。有得克志船一隻。
名阿勒拂勒得黑勒漫。係阿且思漫之船。在福建廈門口窺
稱。阿勒拂勒得黑勒漫之船。現在臺灣梁各口淺間。方欲
前後推轉。忽由岸上左近鄉村之間。來幾百餘人。各執槍
刀。逞強上船。欺負滿船之人。搶奪物件。併封奪貨財。共合
搶去洋錢一萬塊。當即報明臺灣地方官。懇請飭令該鄉
人。或賠船貨。或賠洋錢。乃屢經地方官諭。雖該鄉人有錢。
能賠。而該管官無權。不能壓令使賠等語。本大臣查該船
黑船。被鄉人搶奪。大為哄動。而該管官無權。不能料理。相
應懇請

貴國王大臣查照中國布國和約第三十三款。飭令臺灣地方官設法拿獲鄉人。令其賂還。償該地方官不能辦理。本大臣即請

貴國王大臣按第三十三款。照中國例給與處分。本大臣久知

貴國王大臣辦理和約之事。甚為明智。甚為公平。諒此事定然代本國辦理妥協也。為此照會。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月。據上海德意志使領與定海鎮台袁君榮。定海商民谷蘭亭三人。和約在定海

舟山。豫備火輪船二隻。保護由福州至甯波往來之船。最
要緊者。係持為保護載木之船。三人言定。噶伯一人一船。
袁君榮與谷蘭亭二人。夥為一船。當時言明。如有利銀。兩
處均分。係噶伯一分。袁君榮。谷蘭亭二人一分。噶伯所領
一隻。喚船名泰榮。袁君榮。谷蘭亭所領之船。名味頓。由其
後袁君榮。谷蘭亭之船。單送木船。不與噶伯之船同送。意
在欲背和約之事。所得利息。並不與噶伯同分。因此噶伯
欲罰袁君榮。谷蘭亭銀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兩等語。本大
臣因此持懇。

貴國王大員。轉行飭令袁君榮。谷蘭亭二人。將銀項照數賠

與噶仙。儻二人不肯賠銀。請

貴國王大臣飭令上海專派一員。會同本國領事官署一員。
按理公平妥辦。本大臣深信

貴國王大臣必能將此事辦妥。務祈即照本大臣之意妥
為辦理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布國商船名阿妹底打。
由福建廈門運貨往甯波貿易。行至半途。因遇大風。暫駛
在福建萬州不開之口灣泊。修補船隻。並買食物。因貨主
無銀。暫把貨物賣些。當時萬州口內。還有三船。一為英國

之船名天津。一為丹國之船名枯朱士斯。一為額國之船名朱撒立嘎。後於七月初五日。福州府海關差人乘大輪船。來至萬州。查出阿妹底打賣貨。將該船拉往福州。將船貨入官。全行變賣。將銀文官。雖船主甚不願意。差人已實賣。將銀入官也。今奉大臣查和約第七款內。雖有商船如在不開之口。私做買賣。即將船貨入官等語。但和約第三十一款內。載有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可進去。不用納鈔。如為修船之故。貨物須上岸者。亦不納稅等因。今據阿妹底打稟稱。因無銀修船。所以賣些貨物。修補船隻。奉大臣意思。既欲修船。儘或一時。

無銀亦少賣些貨物。用銀修船。何以福州差人。竟將船貨全行入官。似未能平允。曾經廣州布國領事官。屢次行文至福州海關。評論此事。乃海關置之不問。本大臣特行照會。懇請

貴國王大臣將此事。嚴速查明。併請飭令福州海關。將此船貨價值。以及自船貨入官以後之利息。全行交付阿妹底。托再本大臣。併聞此船入官之時。海關差人。凌辱此船布國之旗。似屬無理。茲併請

貴國王大臣行文。嚴速查明。何人凌辱此旗。按例懲辦。使布國甘心。為此照會。

乙丑。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接奉

諭旨。詢及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食軍火之事。飭即實力嚴防。一節。惟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在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首。此則意外之虞。頗難防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在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意外之虞。頗難防禦。白齊文前由蘇城投出。逆歸本國。此次何以又暗回中國。招集無賴。在備輪船。接濟金陵。實屬怙惡不悛。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知照在京各國使臣外。並著李鴻章查明是否實有。

其事。設法拏辦。白齊文屢欺之將。無能為役。金陵守將。惟當遇
賊即拏。無恤其他。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六月初十日。准旨
林將軍景倫。以朝鮮遣人渡江。因該國文易官房被焚。現
欲修葺。木料難覓。懇請越江砍伐材木等因。咨照前來。當
經臣等以事棘禮部。轉行知照去後。茲於二十二日。准禮
部咨稱。朝鮮伐木一摺。於六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鈔錄原奏。知照到臣衙門。臣等查原奏內稱。臣
部則例。開凡近邊各國。不得越界漁採等語。是邊關禁令。
定例甚嚴。此次朝鮮越境伐木。本屬與例不符。惟該將軍

咨保為修建文易房屋起見。與無故越境漁採不同。且聲稱該處文易房屋被焚。若不乘時修建。恐廢弛次年交易之事。亦屬實在情形。所有慶源地方官。懇請越境伐木之處。應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查看該處情形。備伐木之地。實與風水有礙。應另擇偏僻處所。酌量採取。足用而止。亦不得藉端濫行砍伐等語。臣等查該部所奏。係為體恤朝鮮貿易起見。惟查朝鮮臣服我

朝二百餘年。從無意外要求之事。今忽請越界伐木。並聲明為修建官房。究不可不防其漸。臣等公同商酌。朝鮮欲蓋

官房。其志惟在得木。但使有木以遂其求。又何必定由該國人自伐。擬將禮部所奏。稍為變通。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景翰。飛遞行文朝鮮官員。告以中國

大皇帝體恤爾國之人。已飭該處地方官。遣匠代為砍伐材木。實

給應用。俟伐有成數。再行知照爾國派員赴交界處所。祇

領等語。一面即趕緊派人在無礙風水之地。砍伐如數。知

照該國起領。如此辦理。既不失中國以大字小之體。又可

杜中外人民越界之漸。仍嚴禁代為伐木工匠人等。不得

藉端滋擾。以杜弊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入奏。查吉林將軍咨文內除朝鮮越界伐木一
節外。又有民人張保汰攜圖越界一案。因有木使欲入公
牘之處。復寄臣等密函一件。並將張保汰供詞一紙。照錄
寄閱。查張保汰供詞內稱。前在密占北山砍樵背山拾木
耳。見該處石色奇異。疑有銀穴煤礦。聞俄人能識。兼能袒
護游民。起意勾引。遂潛赴該山。照依山形河道。畫圖一紙。
攜帶到海沿林心河地方。欲找通曉俄語之人。引見摩闊
崙。不意到彼。見有高麗男婦數人。因向北畫問。伊等
有多少人。內一箇老高麗。比畫告說。共計過來男婦五十
餘人。在此開地。說話間將圖露出。高麗看見。便問何物。小

的告說是山河形勢。高麗就不噴聲。次日小的過棘心河
我人。往前走。忽有俄人二名。各持火槍。趕上偏要地圖。
我將地圖交給他們。就將我帶至庫間。底見俄官。說我是
查探棘心河居住高麗去的。遂將我解送到審等語。查張
保汰供詞閃爍。其中恐仍有隱情。臣等已函致該將軍切
究嚴辦。至所稱高麗男婦五十餘人。在棘心河開地。又稱
俄人疑張保汰查探棘心河居住高麗等語。查棘心河係
屬俄界。高麗人何得到彼開地。其為俄人勾引無疑。由此
類推。朝鮮越界伐木之請。亦未必非受俄人指使。此中情
節。所關非細。臣等現議變通禮部所奏。不令朝鮮越界者。

意卽在此。該將軍玉內又稱風聞俄人招集游民。在海沿
依力河地方。相聚淘金。深為巨患。幸而未見金砂。值住京
俄使差官查邊。詰據俄官不認招留。反以華民應由彈春
查禁。懇經該協派兵前往驅逐等語。臣等查此次俄官雖
不認招留。而實為俄人招集。毫無疑義。似此內外勾結。大
為心腹之患。亦經臣等玉覆該將軍令其嚴飭設法驅逐。
並告以如有難於措手之處。仍飛咨臣衙門。與住京俄使
辨論。

御批。知道。

丙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等接准總理神

機營事務王大臣咨稱六月十五日。奏請飭將天津所練京旗洋槍隊官兵全行撤回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摺片咨行前來。等因。遵將先後調赴天津所練京旗新舊洋槍隊官兵四百餘員名。按數點名。業將該官兵六月分口分全數支放。並將原用號衣槍支配帶鉛丸火藥一律備齊。即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回京。交神機營歸伍習練。查原奏內聲明此項官兵撤回。其天津所練綠營洋槍隊不成一軍。應否添練之處。由等酌覈情形。隨時奏明辦理等因。現查原練綠營官兵。僅挑大沽協營兵丁五百名。習練槍隊。天津鎮標兵丁一百四十名。習練礮隊。

官因餉項支絀。兼有京兵在津。兵數尚多。是以未及添練。今京兵全數撤回。則綠營槍隊不成一軍。且天津為海疆重地。距京最近。水陸衝要之區。兼以中外商民雜處。揆時度勢。自宜添練精兵。以資鎮守。而示有備。惟練兵之多寡。必先計餉之盈絀。目下通盤籌畫。擬將現撤京兵四百餘名之每月所節口分。即以籌備添練綠營槍礮各隊官兵餉乾。並添製洋槍。配帶兵丁衣帽。及製造礮車。購買馬匹等用。以原籌之餉。增新練之兵。自固藩籬。為內安外攘之計。查上年酌撤津防官兵時。曾經奏明酌留天津鎮標挑練官兵三百餘員名。改照海防章程。每月給口分銀二

兩個擬卽就津標之三百餘員名。全數改練槍隊。並再挑六十名。添練礮隊。又在通永鎮標挑撥兵丁四百名。添練槍隊。共計新挑並改練槍礮各隊兵丁七百六十名。每兵均按大沽協原練槍隊月給口分銀二兩八錢。合之原練大沽協槍兵五百名。統計挑練天通兩鎮並大沽協三標新舊官兵一千四百餘員名。擬以一千二百名習練槍隊。以二百名習練礮隊。如此相輔而行。俾得練成一軍。應添挑統教分教帶隊各員弁。仍按隊伍酌量加增。以資管帶。該員弁口分亦應一律按章支給。應製槍支配帶。並冬夏兩季兵丁衣帽。先須籌畫款項照章撥用。其習練礮兵之

破車。津郡原造六輛。前經神機營調京二輛。並馬十二匹。現須補造。並添造破車四輛。購買駕破車大馬。照章加給馬乾等項。現就所節撤回京兵月餉。為之酌量剋處。尚可敷放。如蒙

俞允。卽由芽行知天津通永兩鎮。照數挑撥官兵。分別歸隊習練。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續撥洋槍七百桿到津。勤加訓練。以期悉成勁旅。理合會同直隸督臣劉長佑恭摺具奏。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丁酉。湖南巡撫譚世臨奏。臣於本月十五日。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田興恕前已函報起程。嗣復屢經展緩。臣

於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軍押解時。卽曾親筆作書。宣布

朝廷德意。屬其不必過懷疑懼。轉致自誤。旋訪知候補道王

葆善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

該道前往守備。務令剋日就道。以尚無的確行期。是以未

敢瀆奏。昨據署辰沅道胡鑄報稱。由興恕業於六月初一

日申刻。由呂鳳藻押解自鎮軍起程。至四川秀山縣交替。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憚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軍押解

田興恕。並親筆作書。宣布朝廷德意。令其不必懷疑自誤。並訪

知候補道王葆告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該道前往守備。素於六月初一日由呂鳳藻押解自鎮。算起程。至四川秀山縣交替接解等語。田興恕既有熟識相信之人。何以憚世臨不早為籌計。著卽密派委員。速行馳探田興恕何日到秀山交替。沿途有無逗留。並催令呂鳳藻等小心護解。不得稍涉大意。到川後著崇實。駱秉章。派員接解到省。妥為羈禁。迅速馳奏。勞崇光。張亮基。於田興恕一事。自己籌之。至熟著遵照歷次諭旨。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具奏。以便早為完結。是為至要。

等辨夫務始末卷之二十六